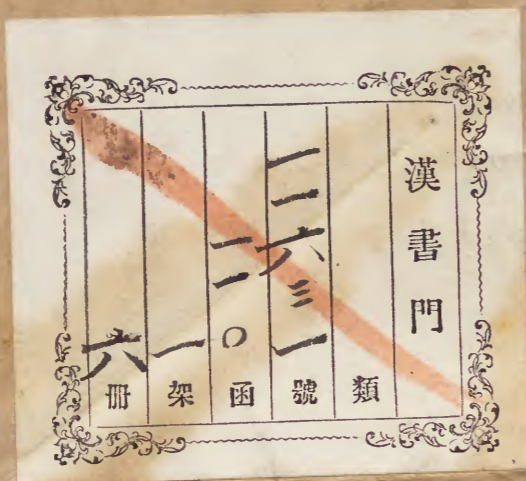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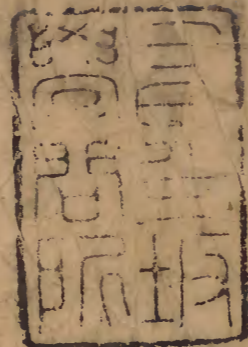


# 鹽鐵論

十二之十二大尾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631	
冊數		6	( 6 )
函號	298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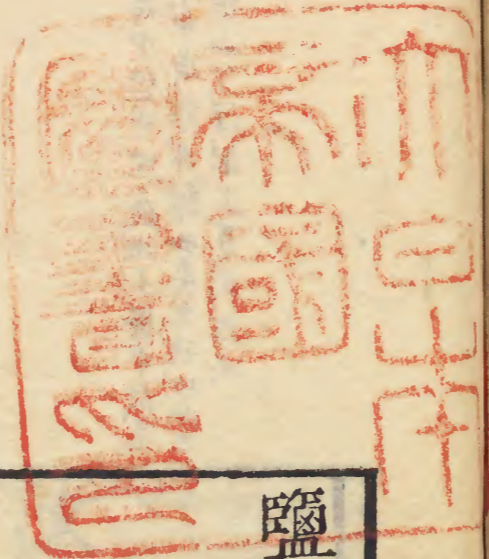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鹽鐵論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  
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  
文理君臣慢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  
纒音纒席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鏃馬不粟食內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

席集韻屋邪

鹽鐵論卷十一

寬按中恐申字訛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戾怒與緡西夷大戎攻幽王殺驪山下緡國名夏同姓也

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殖生也夫音扶以知去聲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敗也曷為敗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感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中緡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戎交侵中

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入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馬上馬而巳貫穿也又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

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羣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

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故政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

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乎暴亂功德巍巍  
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  
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  
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  
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  
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  
吾止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  
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  
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  
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  
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  
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  
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

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  
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  
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  
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  
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施而盈  
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  
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  
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  
動如駭枕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  
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  
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  
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  
篇曰

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先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潮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音扶人臣席天下之勢。也。因也。資。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音駝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

靡敞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陀音陀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孫子曰。今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扶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道應訓曰。魏武侯問於李。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于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

易為力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

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

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

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

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

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

遺記曰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

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垂巡狩溺精靈

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

以為深賤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

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

人憐之失凡伯囚執而使去不通春秋曰

其死矣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

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

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

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

何大晉取郊沛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

之也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

左傳卷二

六

郊癸卯郊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王師敗於茅戎秋天子周不與伐天子也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賀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徇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從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南越尉佗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偏強倨敖自稱老夫也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二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先帝

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

遣左將軍樓船音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

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漓水。歸義越侯嚴為

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越

馳義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後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幸緜氏。

蘇林曰：滇音橙，杜之橙。

版度曰：甲故越人，歸漢者。

應劭曰：遺亦越人。

南越傳

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年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呂為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七降，呂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也。珩，佩上玉也。所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以節行也。

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  
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  
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  
為蚩音瘳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  
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會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  
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  
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  
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

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  
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  
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  
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  
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  
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  
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  
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

列七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音盈海園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牧胡而朝音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莫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

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僂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

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

岨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

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

胼無暇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

乎干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

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

史記注曰微拂也謂側行而衣微帶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微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貞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羸音盈海列子曰凡可

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

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故無補於用者君子

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說林訓曰人莫

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三王信經道而德

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

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秦族訓曰陳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扶音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入菑

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諷匡正王

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檄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所以仁者君之所以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所以君之君之所以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所以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刑不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而大本舉矣刑不

昨側各反哨子夜及里歌也

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昨哨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修務訓曰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人無天壽各以

孟獻公命卷十一

十三

其好去聲惡汚音為命昇昇以功力不得其死知

去伯以貪狼亡其身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

其臣寒泥又殺昇而代之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

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增曰何為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

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

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

於魏植子魏植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

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

懼君予之地智伯必僑僑而輕敵鄰國懼而

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

長矣任章曰將欲敗之必姑歸之將欲敗之

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

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

善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大說因索蔡臯

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

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皆貪故

謂貪為貪狼也老聃曰柔弱者生之徒也剛

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

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叔向曰兩軍

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桓

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奸去聲行善者天助以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奸去聲

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

寬按建德遠之訛說花作見

有天菑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衆正之積福無  
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建也力勝貧謹勝  
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天報以德為不善者  
天報以禍故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  
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繆稱訓曰  
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劉  
峻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  
三徙殷布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  
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  
奚為善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  
立名乎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  
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

高曰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  
湛又曰老蚕上下絲於口故曰叫絲  
又曰暈者暈也以草草灰隨燻下  
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面則月暈  
亦缺於上也

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  
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  
曰月盛則羸蠃內減故曰羸蠃應於下月陰  
精也羸蠃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  
曰不可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  
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音真螽音騰生此其異之  
應也覽真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  
蠶叫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  
關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  
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  
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  
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

豆成命卷之二

五



膳音熊高曰肉不滿也

尋恐字燭通燭亦作燭爇爛也

高曰燭燭金也取金杯无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然得火方諸陰燭大蛤也熟摩試之七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瑊覽冥訓作瑊

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上尊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羸騰宗也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日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麟麟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理絲而商弦絕貫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柱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泰族訓曰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多薄

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光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鑄如淳曰有氣刺日為鑄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在旁直射為珥重或作虹

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隱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垂蜺迅雷扶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五經命卷七

其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  
 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故火  
 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  
 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  
 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  
 於巳何說何言然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  
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  
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濡也陰化  
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  
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  
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

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左西方者陰  
 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  
 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  
 更互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  
 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  
 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  
 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  
 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  
 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而不揚音  
 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  
 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

仁義詩云載戢于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音姜  
 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  
 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  
 之子若絕草木刑者有靡於道以已之所惡  
 音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  
 是也音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  
 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  
 之難與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  
 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  
 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與縱  
 乏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兵  
 略曰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  
 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垂地侵壤  
 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  
 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  
 墓類其社上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  
 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  
 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  
 人之牛馬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  
 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  
 以計暴非所以為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

地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  
 金勝木故不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  
 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  
 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豆火也夏火王

高曰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

而生冬水王而死夏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音零

合冬行誅萬物畢藏魯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水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下霜倒生摧傷鷹鵬

搏鷲昆春夏生長音利以行仁秋冬殺藏

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

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

精音列音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驅音腰

婁音以順天令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

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

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

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

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

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

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

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

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

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

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

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時則訓  
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  
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文學曰同四  
戮暴傲悞而罰之以助損氣文學曰同四  
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  
鷲音至猛獸不攬音脚秋不蒐音搜獮音獮獮音獮冬不田  
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音汗殺好去聲賞惡音汗罰  
故使陽居於實而宜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  
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  
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

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

夏隕音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

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

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改其禮刑哉

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

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懲利錄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也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網漏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矣

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可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斷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

音扶 音徼 音倖 音誅 音誠 音躒 音躒 音脚

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

韓非阜作邑无中字

矩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非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阜山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有嬰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眾人不知所由法令眾人不知所辟音避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寒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

版度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又省日以百二十斤為程

趨音馳說文趙久也

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牆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秦族訓曰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洽周公殺膳不撤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雷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孟唐孝武欲急刑深害及故人入罪者皆寬縱師古曰吏執罪人疑以為縱出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

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

也。以中。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也。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

師古曰奇詰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

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秦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詩云。宜狎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詩云。宜狎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

金鑑詩考卷二

三



五刑謂墨劓。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泰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爾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鷓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師化為貴至精為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

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殷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必知怒怒則闔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難犯而無難此治之道也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故民不敢犯也

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  
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  
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  
秋惡汗之。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  
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  
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  
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  
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  
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  
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

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  
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  
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  
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而民不由也禮  
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  
也秦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  
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  
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  
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  
也衆易之於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  
是以萬里爲民穿音也音羅張而縣音其  
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弋飾而加其上能  
勿離音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  
勿踰乎音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  
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  
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  
矣矣能謂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  
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

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  
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  
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  
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  
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狂故不踰節則上  
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  
不從狂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主術訓曰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  
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  
有貴于見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  
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  
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  
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是也  
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

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  
 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  
 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  
 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  
 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  
 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  
 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  
 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  
 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今盜  
 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

寬按馳行恐倒

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  
 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  
 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  
 黃圖  
云武庫在未央宮蕭  
 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  
 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  
 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  
 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  
 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  
 孔子因  
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  
 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

盧藏用卷七

二十七

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得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苞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棘槐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念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

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術刑罰者國之維楫音接故轡術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主術訓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術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獲豕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韓子曰疾有天駒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

虛載命卷上

天

以制敵禦難去聲感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轅音而禦駢馬也銜馬勒也轅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管不可廢於家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秦族訓曰禹以夏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

仲

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以待聖而後治律雖具以待賢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臧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逐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披上聲持軸逐而破其船音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越絕書曰太宰者官號詬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詬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詬為人覽聞辭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

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詔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詔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詔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奮不不得一言詔知性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詔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及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及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鄒陽曰偏聽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音扶為君者法三王

為相

去聲

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

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

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音扶不通

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韓非子曰韓非者韓

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為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  
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救之非已死矣  
王後悔之使人救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之十一

鹽鐵論卷之十二

漢不汝南桓寬撰  
明雲間張之象註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

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

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墨分為三儒



世金言卷三

離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類。通。夫扶音衣小缺襟裂。士者。不必孔墨之類。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夫音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為醫也。榻木為臍。芷草為軀。吹竅定臍。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扶音善為政者。弊則補之。

淮南子理道易地

### 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

道應訓曰。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乖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未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未。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戾人道。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

世金言卷三

有本傳作為

毀五境同口交反

還本傳作顧

之。范睢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強國不難。禍凶。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曰。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墾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于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睢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

欺舊言。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將。破敵軍。穰地千里。秦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啓塞。皆採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

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

駸。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嫵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此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侯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權。佐明主。因時而命官。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不能復振蜂蠆

音螫 螫式

入放死不能息其毒

也

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

煩而止之躁而靜之

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

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

古防字漏不

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

爾及其卒汜音泛濫為中國害菑梁楚破曹

衛城郭壞沮稽音畜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

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

師古曰頽林木者即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為捷也石菑者謂石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申也義與

萬福來

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頽林

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

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

不壅將成汜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

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

所害必多矣

樂王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

下流多也晏子曰夫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

后漢左雄傳注斯戕也  
師古曰言容隱其邪若囊橐之盛物

則弑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  
御民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  
上力皆能勝嬰與吾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  
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  
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為人上  
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  
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遇  
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  
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  
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  
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茲有所隱則徂而  
浸廣此刑之  
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  
為菑豈特曹衛哉夫扶音知塞宣房而福來不  
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

漢晉書奉世傳器不犀利晉灼曰  
犀堅也

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  
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  
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  
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間音閑  
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汗而良  
民之福也故曲木惡音汗直繩姦邪惡音汗正  
法音汗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  
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  
勇者弗能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

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字非矯邪若櫜

音括括音輔音櫜音之正音弧音刺音也櫜也櫜也櫜

正方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櫜則不能自正

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

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

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

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

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

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鑿辯知孫

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

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

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

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

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

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

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

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

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十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

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

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

之鬻馬牛者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為

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

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  
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部其家  
窺其戶闖其無入無入者非無  
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  
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  
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  
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  
孝者而不能使為禮會之行法能刑竊盜者  
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  
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  
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  
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  
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

淮南子教下無人字

厚音葉說文一指按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  
非貴其拘之囚音零圍音語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  
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厚息脉  
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  
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  
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  
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  
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  
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  
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  
奔亡若癰疽之相濇音安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盜賊八冊卷上

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鈹音擗音  
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乎患  
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  
音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  
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  
賞也駿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主術訓曰衡之於左右

高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

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少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苟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  
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  
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  
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  
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  
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  
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  
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  
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  
其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  
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  
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音攻  
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怠輟耕而隕音心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音殛音  
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曲禮曰刑  
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  
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  
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閹弑吳子  
餘祭公羊傳曰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  
則曷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  
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閹門者  
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  
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通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  
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也司馬遷  
曰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  
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  
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  
乘表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  
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今無行聲之人貪利  
而况於慷慨之士乎

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禮義恒於苟生何  
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創音未瘳  
抽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祿食太  
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  
去音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音何  
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  
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  
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若丘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  
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倫矣執未  
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

說文解字

覺作告 舉作禁  
掇作輟

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  
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  
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  
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  
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  
是執季孫行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  
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  
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秦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  
姦非不殺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  
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  
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害說山訓曰  
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說山訓曰  
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

世金論考上

池魚為之殫許慎  
曰言禍相及也 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  
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  
斷為良鑿音衣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  
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  
堯之治天下也  
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故為民父母  
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  
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  
用衛鞅以衛鞅為  
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今民為什伍而相收  
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聞父母之於子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聞父母之於子

世金論考上

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奔宋。未嘗言自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穀梁傳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扶音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

垂峻崖涯音之峭峭音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

慶忌之健音育之勇莫不震懼音悚慄者

知墜音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

音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

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

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躡麋鹿

手搏兕虎孟賁備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狼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

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

楫楮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贖

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

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

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

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

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

論未發也而觀水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

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

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五伍通  
坑虛交反呂氏汪暴辱也

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音虜篤秦紀作督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

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及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

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然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

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

能以愛存家君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安能以愛存國

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

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音奴

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墮火中紂與姐已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

馬貞曰收錄其妻子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沒入為官奴婢也

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

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憚之

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詩云謂天蓋高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為  
 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  
 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  
 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  
 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和晉厲以幽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  
 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  
 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  
 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  
 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二  
 幽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世見殺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皆視羣臣陳履狀善者  
 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  
 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  
 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  
 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為咸  
 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  
 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  
 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  
 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矣然後二世喟然  
 悔之遂惡音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  
 自殺音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  
 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  
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刻革五  
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  
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民蠲苛救赦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  
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  
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  
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  
下言之若迂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  
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

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轡請  
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  
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  
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  
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治之雖固結之民  
其不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  
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  
曰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子思曰有治人無治法非亡也  
而弄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  
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  
者治之端也君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  
子者法之原也

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秦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非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其據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南刑作王

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少

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

治任昉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鞞民不能犯及淳德

下衰運距堯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

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圻成市

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故今不得

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

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



耻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體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

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噉，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主術訓曰：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

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文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析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

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

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

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

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故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推上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

羊傳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秦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上罷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亡益乎？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于雲，牧

寬按本文鑠為銷鑠注所引韓非子鑠為美金之名

心下有重字

豎登之故峻則棲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

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牂也夫音

鑠金在鑪莊躋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

之音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躋音廉也輕重之

制異而利害之分音明也韓非子曰布帛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

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毛刑則盜跖

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擇尋

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

好去聲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去聲讓而

有子之之亂人間訓曰魯季氏與郈氏鬪

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

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

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

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

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

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

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

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

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說文論卷上

三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各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更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已上而效之。子之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惘然。人間訓曰：徐

高曰：四子楚大夫篡晉，故恭王哀讀。維微讀救。

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汜論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廷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禮讓不定，禁邪而刑謂忠愛而不可行也。禮讓不定，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木之枝，父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以

母之愛不足，以教者，必待刑。郡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

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去未

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卑，而

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言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為服，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器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懾，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

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有

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溲音洩篤音秦紀責而任

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

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音柑首不勝

升音升其刑。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

較身角通相競也。孟子曰：魯人獵較。

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含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故過任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

**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

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死。不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

**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去聲。舍人折守陳

**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干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蠶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資也。

**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鳥在其能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警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

知治世而善嘗音紫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

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

者必有驗於人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膚

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為

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

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

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

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

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春秋原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罪甫刑制獄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以弒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

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誅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額罰之屬五百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  
 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  
 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  
 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  
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  
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  
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  
人因天秩而制五禮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  
因天討而作五刑

効也在上所往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以  
 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  
 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音劓  
 鼻盈藻音斷足盈軍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  
 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  
 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  
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  
鉏箠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楮  
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  
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

盜賊論卷五

五



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獨而令安行也凡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請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

似文學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

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

六淮南作七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夫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汜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

周淮南許本作內

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之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

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虞夏以洪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周之質不勝其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無轡策而御駢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論曰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

高曰工麗器堅緻也高樸不仿詐也女重貞靜無邪也高曰鑄銜口中夾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鍛猶頭箭也

皇朝通志卷之三

三

樂策綴而御駟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去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剖剗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豪埒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則游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

淮南子注銷音削  
埒都果反堅土也坊土刑也  
淮南子下有剗

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質躄脚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孔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推上楚正亂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以刀筆正文古者用簡牘即今之荆子也故吏皆以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南華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喪  
之末也秦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  
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  
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  
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  
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  
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求所以相驅以  
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  
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  
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  
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  
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  
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

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櫟音括斧斤

欲撓音鏡曲直枉也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

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不  
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燬火不息其光也不  
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  
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  
之賓吾將為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  
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汗  
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  
水由乃退而趨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  
之下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頑鈍  
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

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

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  
待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

園之木百世無有二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往者應古本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

少伯正古作百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堅盧徐穀古本

保久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正禁巫徐敎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紀又作勃漢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

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

修文有似窮鑿音欲以短鍼音而攻疽孔

丘以禮說音跖音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

下有二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  
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聲中黃鐘而名曰盜  
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  
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  
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  
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  
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孔  
子再拜趨走出門  
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  
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  
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

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  
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  
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雜事篇曰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  
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  
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  
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  
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  
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  
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  
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  
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  
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扁鵲之術  
三

淮南子无夫字者作比也  
躡杜回及躡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  
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  
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  
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  
也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  
者君子也荀卿曰人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  
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劓  
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正  
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  
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  
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殺也  
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  
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  
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  
隙之煙焚堯戒自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  
躡於山而躡於垤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

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  
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附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  
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  
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  
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  
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  
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  
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  
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  
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

監獄論卷之三

三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見逐於齊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曰齊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

不用於衛 孔子世家曰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家語我作夫子作予若作汝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遇圍於匡

匡人簡子將殺遂行復如陳

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愾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立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立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困於陳蔡

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無為也

困於陳蔡 蔡之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無為也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忼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澗水，伯也。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夫扶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

孟子論卷一

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人，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

孟轲論卷一

三十四

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魏  
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  
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  
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  
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  
迹而縱魏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  
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  
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  
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孔子曰進見而不  
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  
北灼頭濡足度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  
闇大夫妃孰合有媒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道

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  
失故典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  
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  
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  
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夸通  
誇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  
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  
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捨遺記  
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  
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  
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  
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媢媢而不得見嫫  
母勃肩而日侍語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  
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

媢題支二音美好

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鳥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子西謗之。夫扶音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扶音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聲，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

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音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歲。始汝南朱子伯爲子言當此之時，豪

俊並進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賢良如車輻之聚於轂也

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

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聲者贊其

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

閭閭音焉侃侃焉顏師古曰閭閭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

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

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

權均輸而鹽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

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

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悅音德則

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

畜利長長音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

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徼音

君子矣顏師古曰斌斌音彬然斯可謂弘博

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

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降汝子路

曰由願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

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架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不當成禮。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解。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

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舉止輕傷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音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烏。然。大能自解。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利也。縱心於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然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

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易曰括囊無咎無

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

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

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

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

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若

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

夫扶音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音同行去聲阿意苟念以說悅音其上斗筭

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

子曰斗筭之人何足選也顏師古曰筭竹器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桓寬此論托為客言  
總評議其得失也

鹽鐵論卷之十二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書鹽鐵論後

孟子有言云今有受人之牛

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

求牧與芻矣今夫分符竹胙

茅土一方之生靈仰其呼吸

孟子卷十一

矣其爲牛羊也大矣若夫艸  
菅民命而不存勤恤之意則  
不幾於不求救與芻乎哉欲  
求救與芻則何在聖謨賢範  
明若日星不待辨之于念慮

幾微之頃不勞假之于智術  
機變之間使民仰事俯畜以  
保其生乃所以事上治國之  
要也而誦古者常以藉口而  
經世者以爲迂鹽鐵論所載



是也

德山毛利侯

元次

生乎閔閱

之家素好學仁慈愛士夙耽

經籍燕居之室曰棲息堂閣

于其側遍藏古今圖書且慕

先人之道顧眷及ヲ廩弟長

英肄業其府之士及先人之

門者多矣頃聞先父稱斯書

捐資刊行命ヲ點校セシ且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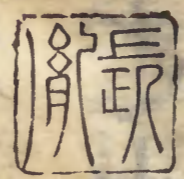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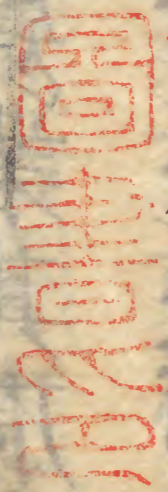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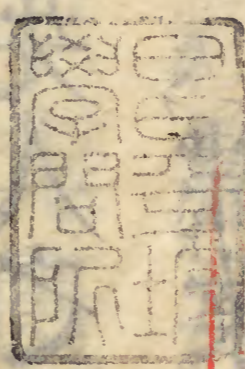
序

天  
明  
七  
年  
歲  
次  
丁  
未  
仲  
秋  
青  
藜  
閣  
藏  
之

侯之所志至矣殆不虛分憂

之寄乎是序

寶永戊子三月日伊藤長胤跋



天  
明  
七  
年  
歲  
次  
丁  
未  
仲  
秋  
青  
藜  
閣  
藏  
之

天明七年歲次丁未仲秋青藜閣藏之

東叡山池之端仲町

東都書林

須原屋伊八郎

